

老爸退休后在家闲来无事，那天我退休，我教你玩电脑吧……哪想，话没说完老爸摇摇大手说，不不不，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我不玩那玩意儿！我教你玩博客吧！我教你玩摄影和写作，我把博客的玩法和特点说完，老爸顿时来了兴趣说，儿子，我做你最好的学生，你教老爸玩博客吧！

先是在一家博客网站注册开通了账号，然后设置版面，添加友情链接，还上传了很多老爸工作照片以及他和老妈旅游照片，老爸以前是医务工作者，我帮他搜索好多同行加为好友，以便他们交流，不一会儿一个声情并茂的博客被我们装修完毕，老爸非常开心不停说真好玩！有意思！

接下来工作便是老爸填充博客内容了。只见老爸每天早晨先是到公园锻炼身体，回来吃过早饭开始坐在电脑

万家灯火

我教老爸玩博客

白酒



前，写一些前一天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有天突然老爸对我抱怨，

我感到非常不解，老爸每天玩不挺好吗，挺快乐的，但今天怎么了，他怎么突然不玩了？来到书房，我打开电脑，立即登录老爸博客，可是除了老爸博客跟刚开通一样漂亮，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询问老爸，他也不说，还是一步老妈说孩子，你知道你爸为什么不玩博客了，他这几天写的文字不知道谁删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天写都不见显示在博客上……

没等老妈说完，我明白了原来老爸的文字每天写完，他忘记保存了，老爸每天都是在博客写文字，写完便关闭了博文，也就是说他没有忘记保存了，博客上怎么会显示文字呢。这时老妈又说，你

爸就那脾气，我让他问你，他总说你忙，不好意思打扰，我说我帮他问，他还不让，说你教他玩博客了，他全都会了，哪想他还是没学会啊！

亲爱的老爸啊，当初教你玩博客，你说你做我最好的学生，可是当你遇到不会的难题，你怎么不知道问“老师”呢，我看见你每天写博文忙得不亦乐乎，玩得那么开心，我以为你会全都会，哪想你没有把每天写的博文保存，要知道当初我教你玩博客，我怎么忘记告诉你怎么发博文了呢，还有这么多天我怎么没有记起询问你发博文的情况呢？

听完老妈的话，我心里一阵愧疚，决定从今天开始做一名合格的老师，立即教老爸怎么发博文，让老爸开开心心地玩博客，高高兴兴地发博文，愉愉快快地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离注册还有两天了，我们还是没找到。上午，愚谦要到香港大学图书馆去还书，我也跟着去了。看样子，我们真的要随香港大学随便拉一个欧洲人了，管他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鼻子长得大一点，头发黄一点，能做证婚人就行了。中国有句谚语“无巧不成书”，又是上帝巧安排吧！愚谦的一个好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系教授、帮助愚谦修改硕士论文的克劳斯·斯特尔曼，正好利用假期时间在香港查资料，竟然在大学图书馆里碰上了。愚谦惊得张大嘴巴，两眼发直，几乎晕倒。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克劳斯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在那天还带了花来参加我们的结婚注册仪式。克劳斯，这个普通话说得比广东、上海人还标准的德国第一大人，还用说，当然是我们女方的证婚人。他感到非常骄傲。在香港，我们还认识了由上海移民过来的一家人，他家的儿子博比在慕尼黑西门子公司工作。注册那一天，他的一家也都来了。此外，还来了三个通过小李认识的香港朋友。一个小小的结婚注册仪式挤满了人，这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主持人是注册处处长。他先用英文，后用普通话作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接着是交换戒指的仪式，我们成了正式的夫妻。当天晚上，我们把所有参加注册仪式的朋友请到了“北京楼”用餐，那几个参加仪式的香港朋友，立即改口开玩笑地叫我关太太，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在做梦。

用餐以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走，他们都表示要陪我们到住的宾馆去，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他们已经喝了不少酒了，难道他们想到宾馆去继续喝酒？我于是轻轻地问愚谦：“吃饭不是完了吗，他们为什么不回家啊？”

“这是中国人风俗和礼节，叫做‘闹洞房’。客人们要到新婚夫妇的房间里去逗他们取乐，不让他们睡觉。”

确实如此，这些不速之客来到我们的完全没有布置的新房，又吵又闹，又开玩笑。有些玩笑，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却一点也没听懂。但是这个中国婚礼习俗，我是亲身体会了，觉得很有趣。这和德国完全不一样。德国的婚礼晚宴，亲友讲话敬酒，然后跳舞到天亮。“闹洞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经过三周的东南亚旅行，愚谦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德国，我真恨不得和他一起回汉堡。为什么我们又分开呢？就是因为学讲中国普通话？在台湾短短地住上半年，就能学好吗？

在台湾半年，几乎天天接到愚谦的电话。愚谦告诉我，我父母对在港的登记结婚，事先不告诉他们，非常不高兴。我知道自己理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台湾给他们带上最好的礼物来赔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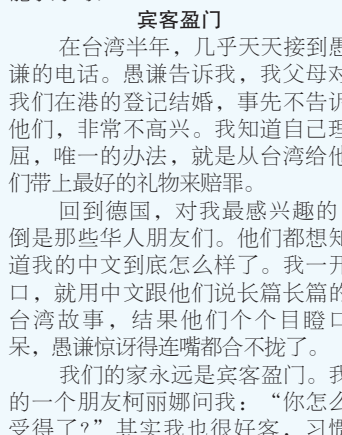
回到德国，对我最感兴趣的，倒是那些华人朋友们。他们都想知道我的中文到底怎么样了。我一开口，就用中文跟他们说长篇大论的台湾故事，结果他们个个目瞪口呆，愚谦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我们的家永远是宾客盈门。我的一个朋友阿丽娜问我：“你怎么受得了？”其实我也很好客，习惯了。常来我们家访问的人是大学生、大学同事，也有不少大学以外的朋友。大部分人是来邀请我的，也有事先来个电话，打个招呼，个别也有推门而入的。总之，几乎所有的德国汉学的学生都到我们家来过，在我们家吃过饭。

我很喜欢愚谦的大度，我也很欣赏这种很随便的、没有烦琐礼节的热闹。这么多的来客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它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儿的家和我的家完全相反，我的父母是非常不好客的。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家庭出现了危机。最开始，愚谦对所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商人、作家、画家、教授、记者、机关干部都听说在汉堡有个大陆人家，很好客，他们于是闻风而至。久而久之，我吃不消了。愚谦也发现，长此下去受不了，于是逐渐把范围缩小到文化界人士。没想到，其中一些人二三十年后都成了名人了。

愚谦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特别友好，有的给予专门照顾。例如，他们来到汉堡，我们给他们提供吃住，逐渐在国内就这么传开了。在我的日记本上，我都记录了谁曾经到过我们家，住过多长时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翻阅过去的日记，都会不相信自己那时会有那么多耐性。



德国媳妇中国家

这一天一大早，表弟风风火火地从乡下跑进城，说要在城里找份工作干，我建议他既然想来城里打工，就要做长远打算，不如先租间房子安顿下来，再慢慢地去找合适的工作。表弟答应着。我因有事顾不上，便让表弟一个人去租房。

表弟离开没一会儿，又匆匆地跑回来问我，到哪儿租房，租多大、什么价位的房子最合算。我沉思片刻，眼睛一亮说：“租房的事我也不是很了解，你

吃饭，难道你打算今晚就搬过去住不成，唉，可把我和你哥吓坏了，打你手机也不接，还以为你失踪了呢！”表弟撇撇嘴，不以为然地说：“手机没电了，身上钱也快花光了，回来连车都没舍得打！”

我无奈地摇摇头，从兜中掏出几百元塞给表弟，埋怨他说：“常言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没钱咋行呢？”表弟尴尬一笑：“钱是带了不少，但我没想到一天就花去这么多，不管租成租不成，

城市空间

表弟租房

邱德军



不如去找房屋中介吧，顺前面大路往西不远就有一家！”表弟“哦”了一声，急火火地又跑开了。从早上一直等到天擦黑，也没见表弟回来，打他手机，关机。我和老婆都很着急，老婆一个劲地埋怨我不该让表弟一个人去租房，表弟人生地不熟，万一被坏人骗了怎么办？我叫苦不迭，心想都怪我一时疏忽，想去寻表弟吧，却不知他的去向。

忐忑不安地又等了近一个小时，终于见表弟急匆匆地回来了。我焦急地问他租到房子了没有，为啥回来这么晚。表弟嘿嘿一笑：“嗨，租到了，就是稍贵了一点，为了挑个便宜的房子，我跑了不下十家房屋中介……”

老婆赶紧招呼表弟吃饭，说：“租到了就好，租到了还不快回来

都得先交180元的中介费，去看房选房也得先掏钱，一来二去，不知不觉就花去了大半千！”没想到租房这么麻烦，早知这样就不该让表弟去租房了。我劝表弟说：“钱已经花了，就不要考虑太多，既然你已经租好了房子，有了安身之所，接下来就是找份满意的工作了，这次表哥我一定全力帮你……”还没等我说话，表弟突然摆摆手打断我：“就不劳表哥费心了，我已经想好干什么工作了！”

听到这话，我和老婆都吃了一惊，疑惑地盯着表弟。表弟神秘一笑：“表哥，多亏你指点我去租房，要不是有这次租房经历，我还真不知道干啥好，我要干的工作就是：开个房屋中介所，干这行来钱快……”

人在途中

父亲，我想对你说

张宏文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一篇文章——《修剪自己》。

世间很多东西都需要修剪。作为从事劳动教养工作的人民警察，“修剪”的对象是劳教人员，流淌的是他们身上的贪欲、邪念、劣迹、恶习……

“干部，我想请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想对我父亲说：我错了！”这时，一位劳教学员敲门进来，眼里透着紧张而期待的目光。

“当然可以。但你为什么不亲自告诉他呢？”我轻声问。

“我太让我父亲失望了，他不相信我。”听到我答应，他如释重负，讲起了他的故事。

原来，他出生在豫西一个偏远的小城，母亲早早离开人世，全靠父亲把他拉扯大。他曾是一个品学兼优

的好学生，父亲为有他这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可他上高一时喜欢上了一位女孩，为讨女友的欢心，他从商店偷了个烟盒，还多次作案，被公安局处理。父亲彻底失望，最终将他赶出了家门。他只身来到郑州，再次作案。

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父亲病倒在床，从此再不接他的电话。

自从他被劳教后，管教干部循循善诱的教育，并让他过集体生日，一曲《感恩的心》，让他泪如雨下。从那时起，他痛改前非，服从管教，还掌握了制衣的一技之长。

“所以，我想对我父亲说：我再也不会让他失望了！”这位劳教学员真诚地说。

按他说的电话号码我拨了过去，里边传出了一个无力的声音：“谁呀？”

“您好！”我赶忙接过去，将他的表现一五一十地讲述一遍。

电话里是很长时间的静默。

“请您相信我，他在这里表现确实很好。”我再向他解释。

“我不是不认他，是恨铁不成钢

域外风情

初次英伦

王倩

读万卷书，我在努力；行万里路，我已实现。爸妈节衣缩食供我去英国读研，我感恩他们的无私养育。

去年金秋8月，拿到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读研的签证，预定了9月9日的机票，我就注意浏览有关英国的风俗人情、自然景观、校园生活等信息。在北京国际机场办完登机手续，坐上飞往伦敦的飞机，脑海里翻腾着英国影像，暂时忘记了爸妈在机场拥抱送别的眷恋。

天空碧蓝如洗，万里无云。当飞机临近伦敦上空时，我顿时来了精神，伦敦景色隐隐约约映入眼帘。我边比划伦敦册边俯瞰下方。飞机沿泰晤士河低空飞行，威斯敏斯特的摩天轮伦敦眼、

世相百态

换个角度看孩子

朱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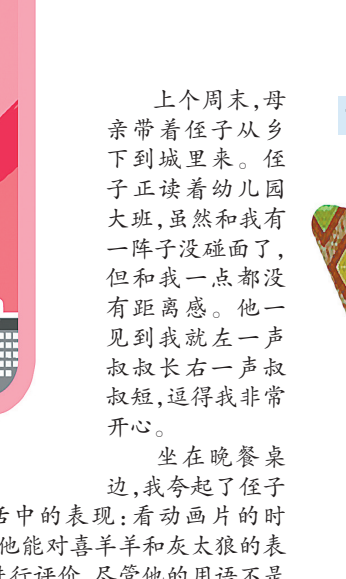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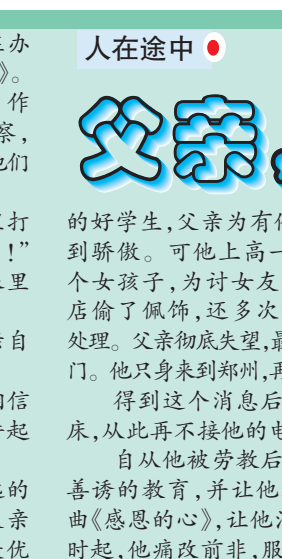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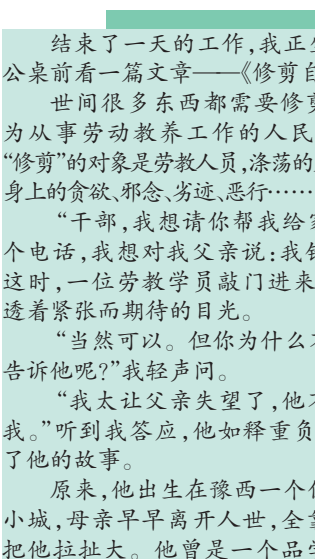
在家长的眼里，看别人的孩子的时候，看自己的都是优点。而对自己的孩子，都不同程度定了比较高的目标，一旦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就是孩子的不是。评判自己孩子的时候，都用一副审视的眼光，怀着挑剔的意识。这样，在有些家长的眼里，别人的孩子都是宝，自家孩子就变成了草。

其实，作为孩子家长，既然能够包容别人的孩子，就应该给自己的孩子更多包容。家长在牵着手孩子前行的同时，要让孩子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本版插图 涛涛

用6000支横梁和3312片玻璃建成的透明天棚，为古典庄严的博物馆增添了现代气息。看过古希腊、埃及、西亚、罗马帝国、太平洋、美洲等展区后，感慨万千，馆内丰富珍贵的收藏见证了过去大英帝国在殖民时代的辉煌。来到中国展馆，我看得更认真仔细，一件件无与伦比的中国国宝却在这里安家，越来越气愤，头脑简直像无限膨胀一般，幻化成北京圆明园珍宝一件件往这里撒挪。经济落后就要挨打受欺，国耻历历在目。圆明园被掠夺的国宝也守不住，眼睁睁被强盗抢掠。我再也不看下去了，拉起J同学快速离开。

业余时间我很喜欢写作和绘画艺术，按原定计划要去狄更斯故居博物馆，泰莎美国美术馆，国家艺廊，杜莎夫人蜡像馆参观，但我还是拒绝了同学的再三挽留，毅然于当天下午4点去了曼彻斯特。千千万万个留学海外的炎黄子孙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尽快复兴，我们加油努力吧，这是我心中的呐喊！



连载

后来，我问萧医生，为什么当时他那么肯定我不会跳下去？

他说：“我知道当时你不怕死，你厌恶自己。你唯一害怕的就是继续再拖累你的家人，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眼中的恐惧。我肯定你不会跳，因为我知道你还爱着你的家人。”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死，其实这世界远比你想的要复杂，也比你看到的更清晰。试着闭上眼睛，用你的心去看这个世界。”

也就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想：这家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哪有和想要自杀的病人不关己地闲聊，甚至总愿病人跳楼的医生，哪有这样见死不救的医生！

第二章 生与活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终于真正体验到了精神医院的恐怖。因为我的自杀欲望越来越强烈，萧医生决定让我进行电抽搐治疗。电抽搐治疗，改良之后又名电休克治疗。顾名思义，就是在脑部给你贴上两片涂有导电胶的电极，在高压下电击你几秒钟到几十秒，一直到你出现全身抽搐为止。要是出现了耐受性，没有出现抽搐，还得多来一次。

在治疗之前会注入一些麻醉类药物减少痛苦和抽搐时造成的意外伤害，但我依然还有意识。我感觉我像个坐在电椅上的死囚，正在接受最终的审判。我不知道这种治疗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但我觉得确实有用。因为每次被电击过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好像已经死去，我感到了死亡的安然。

在接受了第一次电休克治疗后，我在床头的墙上写了一句话：若如死亡般安然，我们就不会再忧伤……

我在102号病房，男病号楼有四层，刚入院和比较麻烦的都住在一楼，因为需要重点看护。就像刚入监狱的犯人，他们睡觉时是不准关灯的，而且脸要朝外睡，要让狱警能随时看到他们的脸，因为新犯最喜欢找事和越狱。精神病人也一样，他们刚入院的前几天里，想的就是怎么对抗医生和逃离这所医院。

每隔15分钟就会有护士和医生来查一次房。小护士总是来来去去，他们看似随意走过，其实眼睛仔细得扫，扫一眼，详细到病房的每个角落，最主要的是看你的神情。

基本上病人玩的那点伎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有次我正坐在床上发呆，突然拥进来几个男护，围住了同房的瘦子，带头的那个朝瘦子勾了勾手指头：“交出来。”

瘦子一脸茫然地望向他们：“什么啊？”

“汤匙！不交出来一会儿把你丢到约束室去！”男护沉声道。

瘦子琢磨了一会儿，自觉地从枕头里掏出那把不锈钢汤匙。那把不锈钢汤匙的柄端已经被他磨成了锐三角，边缘锋利闪着寒光。在这楼里，这柄汤匙可以做很多事，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我和这家伙同病房将近一个月，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制作这柄汤匙。他甚至都没见过这柄汤匙，那些护士是怎么发现的？天晓得，也许他们会读心术也不一定。

我的病房有四个床位，除了我一个抑郁症，余下的分别是躁狂、精神分裂和麻痹性痴呆。不过这三个病人都没有暴力倾向，这个让我比较欣慰。

我觉得这是萧医生故意安排的，因为这三个病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能闹。

瘦子是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有很严重的被害妄想。他说他制作那柄汤匙是为了保护自己，以防那名书记派人来暗杀他。我在电影上见过这样的事，说的就是像瘦子这样的被害妄想症。主角和一帮敌人战斗了半天，等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杀他的全是自己的家人。

胖子是个中年人，麻痹性痴呆。他其实很有趣，他的特点就是思维停滞不前，联想却极其丰富，语言累赘。你要是问他一句话，他能回答你一大段话，而且不说完不会停。

最后一个是躁狂症，二十多岁，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海洛因，因为他就像个被注射过兴奋剂的吸毒者。有点轻微的幻听和妄想，偶尔像是在和谁兴高采烈地谈着什么。他每晚很晚才睡，很早就起床，一起来就会走到窗台边深吸一口气：“多美好的早晨啊，病友们，起来做早操吧！”

其实那会儿连太阳都还没升起，而且他有时候说话就像机关枪一样，手舞足蹈嘴里啦啦地说一通，我一个字都听不清。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骄傲地回答我，是他自己想起来住了一段时间，放松一下自己。



精神科医师 李林麒

精神科医师 李林麒

基本病人玩的那点伎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有次我正坐在床上发呆，突然拥进来几个男护，围住了同房的瘦子，带头的那个朝瘦子勾了勾手指头：“交出来。”

瘦子一脸茫然地望向他们：“什么啊？”

“汤匙！不交出来一会儿把你丢到约束室去！”男护沉声道。

瘦子琢磨了一会儿，自觉地从枕头里掏出那把不锈钢汤匙。那把不锈钢汤匙的柄端已经被他磨成了锐三角，边缘锋利闪着寒光。在这楼里，这柄汤匙可以做很多事，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我和这家伙同病房将近一个月，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制作这柄汤匙。他甚至都没见过这柄汤匙，那些护士是怎么发现的？天晓得，也许他们会读心术也不一定。

我的病房有四个床位，除了我一个抑郁症，余下的分别是躁狂、精神分裂和麻痹性痴呆。不过这三个病人都没有暴力倾向，这个让我比较欣慰。

我觉得这是萧医生故意安排的，因为这三个病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能闹。

瘦子是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有很严重的被害妄想。他说他制作那柄汤匙是为了保护自己，以防那名书记派人来暗杀他。我在电影上见过这样的事，说的就是像瘦子这样的被害妄想症。主角和一帮敌人战斗了半天，等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杀他的全是自己的家人。

胖子是个中年人，麻痹性痴呆。他其实很有趣，他的特点就是思维停滞不前，联想却极其丰富，语言累赘。你要是问他一句话，他能回答你一大段话，而且不说完不会停。

最后一个是躁狂症，二十多岁，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海洛因，因为他就像个被注射过兴奋剂的吸毒者。有点轻微的幻听和妄想，偶尔像是在和谁兴高采烈地谈着什么。他每晚很晚才睡，很早就起床，一起来就会走到窗台边深吸一口气：“多美好的早晨啊，病友们，起来做早操吧！”

其实那会儿连太阳都还没升起，而且他有时候说话就像机关枪一样，手舞足蹈嘴里啦啦地说一通，我一个字都听不清。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骄傲地回答我，是他自己想起来住了一段时间，放松一下自己。